



區 邊 豫 魯 冀 晉

六十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 戰滅殲寺流北

著 等 光 朱

12  
✓



行 發 店 書 華 新 北 華

857-61  
531



區邊豫魯冀晉

六十之書叢小作創鴻文

戰滅殲寺流北

著等光來



3 0614 9823 8

行發店書華新北華



# 北流寺殲滅戰

晉冀魯豫邊區  
文藝創作叢書之十六

著者：朱光等

編輯者：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七月初版

# 目錄

|                |          |
|----------------|----------|
| 北流寺殲滅戰·····    | 朱光等（一）   |
| 敵人頑強我們更頑強····· | 趙殿剛等（一一） |
| 曲溝攻堅戰·····     | 展潮等（一七）  |
| 解放觀台·····      | 楊明（二三）   |
| 光復鶴壁集·····     | 展潮等（二七）  |
| 邪法·····        | 戴光（三三）   |

# 北流寺殲滅戰

朱光、石華、克里、寒夫、葛崗 集體創作。葛崗執筆

## （一）去爲人民復仇！

「同志們，安陽人民正等着我們去救命，他們在漢奸李英和日本野獸的鐵蹄下，已經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我們要去解救他們，替他們復仇！爲此，現在我們要去進攻敵人。八年來，我們的光榮戰績，是太行山上的男女老少都看見的，我們這次應該在人民面前創造更加光輝的戰績，大家一定要記着——假若敵人不投降，我們就把他完全消滅！」

二十九日的傍晚，各部隊的指揮員、政工人員們在緊張的戰鬥動員中，都是這樣講的，他們的態度是那樣的嚴肅、冷靜而堅決。

簡短的動員之後，隊伍迅速集結起來。在這裏除再一次檢查各種作戰器材之外，分



隊長果斷的下達了命令：

「天明以前，隊伍到達北曲溝和四盤磨之間集結隱蔽，堅決消滅從安陽來援之敵，保障友鄰攻奪堡壘的安全！」

嚴整的大軍，開始向敵後之敵後通夜不停的行進，人，馬，統統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三點半鐘左右，天空飄起細雨，友鄰部隊從曲溝集傳來了稀疏的槍聲，在北曲溝打麥場上睡覺的短工們被槍聲驚醒，正在沒頭沒腦的亂跑的時候，我們到達了，他們立即鎮靜下來。

這裏，離安陽只有二十里，從安陽到水冶的公路，挨着村邊插過去，跨過公路向南二里就是四盤磨，正東三里在公路兩邊，相隔一百五十公尺就是南北流寺。我們擔心敵人不從公路上來，分隊長命令二小隊到四盤磨去，並要第六組向東延伸到南流寺，這是準備當敵人從公路上來的時候打尾巴的部隊。另由四小隊派出一個組順公路向東偵察，如果發現敵人，就一虛晃一槍回馬便走！誘敵深入，把他消滅在公路上。

拂曉，我們已經佈置好了，友鄰轟擊水冶的砲聲也打響了，老鄉們都開了大門，用一種說不出的神情來招呼我們，給我們燒開水，他們說：「八年了，沒有看過這樣多的中國兵！」許多年青女人，腦袋從門縫裏伸出來，又笑着跑回去。

但是，現在只有死心塌地的大漢奸李英的心，像被一把大鐵鉗子鉗着一樣，從水冶

，從曲溝集，從所有他的血爪伸到的地方，向他不停的發着電報，求援，求援，第三個還是求援……。

這樣排山倒海的攻勢，李英怎敢來援呢？但是，當他的日本主子答應替他撐腰壯膽的時候，他終於收拾了身邊的老弱殘兵，跟在主子的後面搖旗吶喊的來了。

在我們繳獲的地圖上可以看到，他的增援計劃是分爲三路的，一路從王潘流到曲溝集，一路從孫家崗到魯蕭，中間一路，經南北流寺到水冶，這是他的主力，由日軍第×混成旅團，第七十四大隊大隊長親自率領初級士官百餘名（一個教育隊），另有李英的偽軍七八十人。

李英確實是狡猾的，他希望這一路由他的主子做開路先鋒，如果很快到了水冶，然後再要他的隊伍出來。可是事情恰好出乎他的意外，他的計劃被粉碎了，他的主子連大澤大隊長在內，中間這一路被我們全部殲滅在北流寺。

## （一一）野戰

五點鐘，大澤大隊長帶着他的人馬，坐着汽車，浩浩蕩蕩的來了。當他們快要到達南北流寺的時候，我們隱蔽在南流寺的部隊已經看見了他們。

「不要動，讓他走過去，我們堵住後路，打尾巴！」指揮員這樣命令着。

但是敵人剛剛到了村邊，就發現電線已被剪斷，於是匆忙的跳下汽車，向南北流寺盲目掃射起來，並向村內搜索前進。

「不要開槍，我們的任務是堵住敵人的後路，他要進村，我們暫時讓他進來吧！」於是第六組的戰士們悄悄撤離了村子，向東運動，完全截斷了敵人的後路。

我們的分隊長，站在北曲溝的門樓上，聚精會神的用望遠鏡看着敵人，他看到四小隊那個誘敵的小組，向敵射擊之後，開始撤退。但是，敵人並不敢直追，却是漸漸前進，漸漸展開，於是他斷然變了決心，命令三小隊從公路北邊進攻，二小隊在公路南邊向敵後迂迴，四小隊打正面。

戰鬥正式開始了。在這平坦的棉田裏，我們和武裝到牙齒的日本野獸展開了激戰。三小隊一出北曲溝，很快就伸展開來，但是敵人很快就發現了他們，這樣毫無掩蔽的平地，戰士們剛一臥倒，連一個簡單的掩體都來不及作，敵人的輕重機槍和山炮，就被他們完全吸引過來。砲彈在身邊爆炸，硝煙迷濛着眼睛，機關槍無休止的掃射，半尺高的棉花苗子，打得枝葉亂飛，使人不能抬起頭來。然而，我們的指戰員們沉着的，一簇一簇的臥在地下，緊握着手榴彈，艱苦的匍匐前進。每隔一個相當時間，在我們的機關槍慎重的短促射擊之下，他們便趁機跳躍上去，只等着接近了敵人，就打去一排炸彈。無論誰都不願用步槍射擊，十九歲的青年戰士朱貞壽不停的鼓勵着大家：「敵人最怕炸彈，一接近了就好辦！」因為他們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粒子彈都是自己用血肉換來的。

，並且還要憑這血肉換的子彈，把敵人最後打出中國去，所以在這裏他們對於子彈的愛護超過了自己的生命。一個戰士，當他負傷之後，躺在担架上，告訴他們的指導員說：「指導員同志，我打了兩顆炸彈，打倒一個敵人，但是我沒有打一顆子彈！」

在這種堅強的戰鬥意志之下，這樣艱苦的前進中，我們有許多同志光榮的負傷了，犧牲了。我們三小隊的青年政治委員，就在這裏爲祖國流盡了他最後的一滴血，但是，他的隊伍依然在前進着，一寸，一尺，洒着自己的鮮血前進。

二小隊在接敵前進中，雖然有一些零散的土坎子可以利用，但是在他們接近南流寺的時候，一條急流沒頂的小河橫在面前，這是主要的進攻道路，然而非常暴露，敵人用重機槍緊緊封鎖着，在河岸上我們有七個同志負了傷。

怎麼辦呢？我們的隊伍從來不會被敵人堵橋住過呀！於是我們一面用擲彈筒向敵人的機槍陣地猛烈發射，一面用樹枝搭着浮橋。第七組的副組長吳鳳山同志嘴巴被打穿了，他立即用布裹起來，帶着隊伍一個一個跳躍過去。

這時候，有一支兵馬，從東南面，穿過了小小的樹林，飛奔來了，他們高叫着：「衝呀！打虎要靠親弟兄！」這是我們的三分隊。

敵人束手不伏，開始向北流寺潰退，但是，我們的第四小隊已經從正面逼近了北流寺。

大澤大隊長，在兩個鐘頭之前，曾經憑着他們的山砲作爲一個頑強的軍人，那時候

，他的山砲是在村外發射的，後來偷偷移到村裏發射，但現在他覺得他的山砲已經不是利器，而成為累贅了，他所佔據的家屋已經將要變成他和他僅有的部下們的墳墓了。他很希望這是一個惡夢，但他又確知道這是現實。

忽然，在距離敵人二百公尺的小柏樹後面，我們的分隊指揮所的電話響了，分隊長拿起了聽筒：「喂！是呀！我是×××呀……敵人已經完全不能脫逃了……我們的部隊統統逼近了北流寺……怎麼？……山砲？……堅決殲滅……是……是……」

他放下了聽筒，向通訊員們看了一眼：「去，告訴各小隊，馬上衝鋒，堅決殲滅敵人，把山砲奪過來！」

轉眼功夫，這命令通過了每一個指揮員、政工人員，在橫寬三華里的火綫上傳開了，戰士們拉着炸彈的火索，爬在地下，一個個的傳着——「喂！奪砲，奪山砲呀！」

衝鋒號響了，炸彈的烟塵成爲一個烏黑的圓圈，把北流寺圍團圍住。

隊伍從四面八方壓過來，戰士們的動作是難以想像的神速，東南面的部隊，只聽炸彈一響，他們便趁着烟幕飛上屋頂，敵人向村子西頭潰退了。但是西北面敵人的主力，却仍舊招架着三小隊的進攻，不肯後退，於是他們在北流寺村外的大渠邊展開了肉搏，衝過來殺過去，往返幾次。副班長鄭秀明同志，一見班長被打倒，眼裏直冒火星，雙腳一蹶，帶着全班撲向敵人的指揮所。那裏有一個指揮官，一挺機關槍，二十多個敵兵，被他一顆炸彈打上去，正落在人中間，接着「殺呀」一聲，全班人的刺刀一齊刺上去，

敵人丟下全付武裝的死屍十幾個，扭頭就跑，他們的刺刀逼着日本兵的屁股，一直追到村裏。有一個日本兵回頭一看，一下跌進渠溝裏，不等他翻過身來，刺刀就插進了他的胸膛。

就這樣，我們在不坦而且開闊的田野上，用着低劣的武器，戰勝了近代裝備的日本強盜，我們殺傷了他們，擊潰了他們，還要殲滅他們，我們奪獲了槍枝和彈藥。

### （三）聚殲

中午時候，槍聲沉寂下來，最後的聚殲在醞釀着。敵人佔據着北流寺西北角的幾座高樓，固守待援，打着冷槍。我們的少數部隊在挖敵人院裏的牆壁，主力在村外休息、吃飯，政工人員們在發動衝鋒競賽。七小組的支部委員們，在兩分鐘內開了一個會，他們共同說了一句話——「不讓逃脫一個敵人，堅決奪取山砲」——戰士們自動組織着炸彈組、梯子組和突擊組。

忽然，敵人的援兵來了，砲彈從東面打來。這聲音使大澤大隊長非常高興，但是我們比他更高興，我們第一支隊的隊伍早在東邊等着他們了，不等他們跳下汽車，就把他們打垮了，我們奪到了山砲彈和子彈。

一點鐘之後，我們的迫擊砲開始向敵人的高樓轟擊，部隊從挖通的牆壁中，把敵人

驅逐到最後幾所院裏，接着就開始了總攻。

三分隊和我們的二、三、四小隊一齊動作起來，炸彈聲響成一片，昏沉沉烟火漫天，這時，在東南邊七組戰士王不鐵組織大家吼叫起來，一殺呀——一聲衝上房去，敵人退到另一個樓上。但在西北面，三小隊上房的地方，敵人用機關槍封鎖着，別處不能上去，蓋世無比的英雄們，上去一個打倒一個，一個，兩個，三個，幾分鐘內，二十多人被打倒了，英雄們的血順着梯子往下流。他們眼都紅了，仍舊大聲叫着往上衝，有一個戰士肚子已被打穿了，他一手按着傷口，一手舉着炸彈往上衝，指揮員趕緊制止了他們。從另一個地方用燃燒彈向敵的機槍打去，火封住了敵人的眼睛，部隊很快就上了房，把敵人壓倒在院裏和屋裏。

砲火聲終止了，從一座打碎了窗楞的房裏，日本兵傳出來悲慘的哭聲，我們連忙用着十分熱情的話，勸他們放下武器走出屋來，戰士們高叫着「繳槍不殺」！但是，他們的指揮官們狠心的要把他們害死，惡言厲聲把他們暴罵一頓，於是屋裏又打起槍來，我們的炸彈繼續從窗裏打進去，從挖通的牆洞裏送進去。

在東面房上，有人喊着：「同志們，奪山砲呀！我們已付了血的代價！」——聶振海帶着突擊組，爬上了最後一座高樓，戰士郝金柱立刻挖開了房頂，把炸彈丟下去，五個一捆，全樓都晃動了。這時，張金山帶着一個班，從一丈多高的房上跳下院裏，揣着明晃晃的刺刀，從一人深的火焰裏衝過去，向另一個院裏追趕敵人。

現在房上房下，都成了我們的隊伍，成捆的炸彈向敵人打去，破片和敵人的血肉滿天橫飛，血腥的黑烟夾帶着硫磺氣味，使人睜不開眼，不敢呼吸。

就到這時候（李曉珠跑進一座燒着火的小屋，不提防「呀」的一聲，一個鬼子蹣出來了，他用力向敵刺了一刀，沒有刺死，到院裏碰上陳守業和王拴柱，他們奪了敵人的槍，正要去捉人，敵人已跑到門外，被我們的機槍打死了。

就在這時候，杜洪義同志提着炸彈走進另一個房子，一進門，敵人的刺刀便刺過來，他身子一躲，奪過了敵人的槍，敵人又退進屋裏打起槍來，於是他只好把炸彈投進去。但是，也就在這時候，一件誰也想不到的事情，被發覺了。當我們的戰士用刺刀推開了另一個緊閉着的房門時，屋內突然響了炸彈，三個日本軍官自死了，緊跟着有十八個青年婦女嚎哭着跑出來，其中有兩個被他們姦淫之後還沒有穿上衣服。

現在我們不能不請問日本士兵諸君，當你們的血肉橫飛的時候，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太君」們在作着多麼荒淫無恥的事情？你們究竟爲誰而死？

敵人消滅之後，在村子西北角的一個院裏，三四堆死尸燃燒着（敵人自己燒的），二門嶄新的山砲放在中間。

薄暮時候，我們收拾了敵人的機槍、步槍、電台和一切零星的軍用品，掩埋了敵人的尸體，熄滅了燒着的房屋，隊伍在村南空地上集合了。分隊政治委員這樣簡短的說了幾句話：

「同志們，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我們的敵人確實是頑強的，但是我們比他更頑強，我們殲滅了他們，而且是在平原地上，經過了野戰而後殲滅的。要是誰再說八路軍不能打硬仗，請他來北流寺看一看，這血淋淋的事實，是我們黨軍的光榮。正好明天是我們黨的二十四週年紀念日，我們要把今天的戰績告訴毛主席，算作我們慶祝新的黨中央和黨的生日的禮物！」

敵人頑強，我們更頑強！

——記北流寺戰鬥

●趙殿剛、胡人、展潮●

## 第十一連

(一)投入衝鋒：

安陽戰役開始了，三支隊的任務專打援兵。

六月三十號早晨援兵來了，一百餘日本人、數十個偽軍，由安陽城經北流寺進至北曲溝村東的平原上。十一連接受了任務，馬上跑步投入了衝鋒。

一開始動作就非常快，機關槍開火了，第三班最先突向了敵人。

可是馬上就發現了敵人強大的數目字與火力，機動的吳連長即令第三排前進投入衝

鋒。

## （二）奪下墳堆：

第三排的同志同樣不猶豫突到了一排的前面去。第八班接受了排長的命令，奪取前面的墳地。就在這時，排長王德森同志犧牲了。在前進中八班長王中同志也負傷了。敵人的輕重火力集中向了第八班，可是八班並沒有忘記自己任務，副班長鄭秀明同志喊到：「同志們，跟着我衝過去呀！」鄭秀明同志在最先頭，其他的同志都跟着衝了上去。「打呀！」我們的手榴彈在墳堆中爆炸了，雄壯的殺聲中，敵人的機槍兵、步槍兵還有彩號，十餘人狼狽的退出了墳堆，扭轉屁股，拚命的向東逃去。可是，我們的鄭秀明同志也光榮負傷了。

## （三）第三次衝鋒：

敵人節節的向後退去。因為我們某些幹部的傷亡，使得部隊指揮稍受影響，於是六班長王自義同志便機動的將周圍的同志以第六班為主，重新組成了新的突擊隊，發起了第三次的衝鋒。這時，九連也發起了衝鋒。敵人武士道的銳氣，是完全被我摧垮了，迅速的繼續向後退去。

我們的小砲班真威風啊，班長郭玉峯、砲手魏慶同志，發發砲彈都落在了敵人的羣裏，使敗退的鬼子遺棄了十餘死屍，九枝三八式槍，一溜烟的跑進了北流寺村裏去。我們的部隊也緊迫着衝進了村裏。

## 第五連

### (一) 封鎖敵寇槍眼

A團五連通過二里長的開闊地，向村裏運動的時候，就犧牲帶彩了八個同志。形勢是這樣的惡劣，敵我之間的距離只六十米遠，並且敵人居高臨下，在槍眼裏瞄得準準的，只要我軍一動作，敵人的冷槍就打過來。我軍的任務，並不僅是守着這尺來高的土坎，和敵人對峙，而是向敵人攻擊，殲滅它。一班戰士關健民說：「給侯順保同志報仇，試試咱們練兵時候的槍法吧！」，便快步衝到偏北的小廟邊掩蔽下。七班戰士張英保和「二不楞」于國成，同時從兩側封鎖住敵人的槍眼。關健民頭一槍打在離槍眼三四寸的地方，第二槍穿進敵人的槍眼裏，敵人的槍再不響了。張英保瞄準從左槍眼裏露出的槍頭「拍」的一聲把敵人的槍打折了，第二槍又把敵人堵槍眼的磚頭打下來。敵人不打冷槍了。四、五班抓緊火候，飛快衝到敵人臨時砲樓跟前，挖了兩道牆的窟窿。就進入敵人砲樓南側的院子裏。

### (二) 班長犧牲戰士頂上

攻擊才開始，機槍班班長靳永安同志犧牲了，新戰士孫明玉馬上把那挺美國造的機槍（國民黨軍隊丟給敵人被我軍奪回來的）接過來，說：「不怕，我曾扛過這，能打單發

，有故障我負責。」說罷，孫明玉踏在一個同志的肩膀上，把機槍架到平房頂，向對面平房上的敵人射擊。我們另外兩挺機槍也響起來了，把敵人打得抬不起頭。我們的突擊組蜂擁前進。

### （三）彩號偷偷參加突擊組

幾分鐘前衝鋒帶了彩的班長「小麻子」，他的任務原來是帶幾個人放警戒，他却把任務交給一個能力強的戰士，來趕突擊組了。「小麻子」跟「二不楞」說：「我只怕你們沒有人指揮！」說着，就指揮着突擊組向敵人衝鋒。

### （四）不疲倦的勇士們

看見戰友關健民同志犧牲了，「二不楞」就上了房子。兩個鬼子朝他撲來，他一顆手榴彈擄過去，敵人趕緊躲到屋角的棗樹根邊。「二不楞」照着就是兩槍，再加上顆手榴彈，鬼子給打得個四脚朝天，滾下去了，突擊組就全部上了房頂，看見平房那邊已經躺着兩個鬼子屍首，一枝發亮的一三八式一步槍。

不大一會，我們犧牲掛彩的又達十幾個之多，副指導員爬上房頂，跟大夥說：「團七連把敵人的槍繳了，咱們還能落後嗎？」突擊組的戰士們聽到這消息着了忙，正打算再衝鋒，但手榴彈全打光了。這時團政委和營長來了，說：「同志們打吧，手榴彈有的是，」果然，手榴彈整筐整筐地送上來，「二不楞」跟張英茂兩人守着一筐手榴彈，其餘的人也盡量的拿，這會我們的排子手榴彈響聲震天，空筐子遞下去，裝着手榴彈的

筐子又送上來，把日本鬼子打得從這頭蹣跚到那頭，「咕咕嚕嚕」地亂叫，房頂上到處躺著死屍，血順着瓦壠往下流。沒有死的十幾個日本鬼子，給我們的手榴彈壓到一所院子，退到一個房子裏。「二不楞」隨着副指導員一起下到院裏，看見敵人緊閉着門，「二不楞」往後退了兩步，再往前跑，用勁把門踢開了，冷不防敵人四五枝明晃晃的刺刀朝着他。「二不楞」趕緊退了兩步，把兩顆手榴彈朝敵人打去，孫明玉的機槍也趕上來，朝門裏打了一梭子彈，敵人都倒下了。一個戰士搶先進去檢槍，却被兩隻手抱住了，他趕緊踢開，跑出來跟指導員說：「還有活的！」這時「二不楞」和「小麻子」就衝了進去，當他們出來的時候，每人背着桿嶄新的「三八式」步槍，都帶着一個掛彩的日本俘虜。

### 敵寇軍官隊的殲滅

總結北流寺這一次戰鬥，計：擊斃敵人大隊長以下一百八十餘名，生俘敵人五名，我軍也有相當的傷亡。

根據戰後檢查的結果，這股敵人中有一個教育隊，一百三十多人，都是下士官。他們不滿二百人，附着一門山砲、九二式重機槍和一架電台。和這樣敵人作戰實在不容易，他們甚至換了兩三道綑帶還在頑抗。有幾個房子裏的敵人，在不得已時用手榴彈自殺。

了。在我們俘虜的五個鬼子裏，有兩個重傷，當我們接近他的時候，他連動作都很困難，却還嚇唬地說：「嘶拉嘶拉的……」但是不管敵人多頑強，我們終於把他全部殲滅了，敵人頑強我們比他更頑強。

## 曲溝攻堅戰

·展潮、胡人·

### （一）第一枝「起火」昇起來了

六月三十日早晨二時，水冶方面槍聲一響，我們南線部隊也同時向曲溝集的偽剿共第一路第三旅進行攻擊。

指揮部給B團入連的任務，是堅決奪取寨牆西南角的砲樓。六十里的強行軍，一鼓氣走完，便進入陣地。當路連長佈置好扇形的機槍陣地，往突擊組的方向走的時候，他想「糟了」！那裏平列着好多草帽，連動也不動，以爲在敵人密集的砲火下都犧牲了！可是當他近前仔細一看，原來是戰士們爲了減小目標而撩下的空草帽。四班長已經帶領着投彈組，越過一丈寬丈五六深的外壕，往砲樓上擡起手榴彈；五班的突擊組不用梯子，早就從左翼連爬帶拉上了丈把高的寨牆。這時，正下着小雨，天烏黑的，稍遠就看不見人。因爲沒見架梯，投彈組以爲五班還沒有攻上去，手榴彈扔得更猛了。五班長拉開

嗓子直叫「不要打了」。怎喊下面也聽不見。預備隊的六班，因聽不見五班的動靜，便機動迅速的接近寨牆，還沒等到陳全保等把梯子架好，新戰士呂作禮就已經順着那架兩頭不着地的梯子（梯子是由陳全保三個人站在外壕裏把住梯腿架設的）快步上了寨牆。緊接着六班長楊保堂、班副李樹園、排長畢成功都上來了。幾個偽軍發覺有人，問是誰？呂作禮說：「八老爺」，楊保堂順手就是一槍。偽軍看到勢頭不對，拔腿就跑，楊保堂等一氣趕上去。呂作禮把帶的四顆手榴彈打完了，在垛上檢起偽軍四個手榴彈，一個人就衝進了砲樓，把裏面三個偽軍嚇楞了，他說：「機槍拿過來」，偽軍順從地遞了過來，槍身還怪燙手的。呂作禮並沒有注意這些，押着三個俘虜和一挺機槍，趕他們班長去了。和這同時，八連全部上來了，按規矩，攻下砲樓就該放「起火」箭了，可是帶「起火」的小號兵却落在後面。這時只聽到西門傳來一陣「繳槍不殺」的噪雜聲，殺敵英雄馬振歧的第六連放起第一枝「起火」，接着是二連、一連的起火都昇起來了。

## （一一）A團一個突擊隊

A團還未進入陣地。聽見西門南門已經打響了，戰士們都着了忙，當馬振歧連的「起火」箭升起來的時候，A團一連的突擊隊員們啥也顧不上，急步逼近寨牆根。敵人防備更嚴了，手榴彈像連珠砲似的往下打，一個手榴彈落在程彥青的腿上，另一個打到小

戰士的頭上，幸虧都沒有爆炸，四班長的帽子也給手榴彈帶走了。就在這個時候，一班長秦子華帶彩了，突擊隊員們說：「一排長你下去吧，我們保險衝上去。」果然梯子一靠近了牆，四班長秦新科、七班長關生光、戰士師建章、王子功四個人大背槍，一溜風便上了寒牆的垛口。糟糕的是手榴彈使完了，只好上起刺刀，準備肉搏。這時下面的突擊隊員們却冒着彈雨，把手榴彈送上來了。他們一個人揣着五六個手榴彈，秦新科在垛口縫剛一露頭，從他耳邊穿過一顆子彈。秦新科冒火了，「×你娘」，一個手榴彈往他腰上打去，可惜用力太猛，扔到城牆下邊去了，第二次他乾脆把兩個手榴彈的拉火線一齊拉斷扔過去，四個突擊隊員一齊撲上去，把他們全部俘虜住。緊接着便順着南北大街向偽團部的方向運動，當他們靠着房跟快步前進的時候，戰士師建章發現靠右手邊是偽區署，冷不防裏面打過來兩槍。突擊隊員馬上架起個人梯子，爬到房頂上，不幾分鐘把偽區署解決了。

偽區署斜對過的那座民房，正和偽第六團團部的大砲樓搭鄰，趙排長偵察好地形，便讓工兵去爆炸，轟隆一聲，五十步外房子的瓦片都震落成一片，砲樓下層炸了個大窟窿，趙排長問「誰衝進去」？突擊隊員師建章說「我」。可是他剛一上去，又給手榴彈打下了。二次組織衝鋒，第一個報名的還是師建章，緊接着他後面的是突擊隊的孫德義、秦新科、關生光……，他們剛衝進大門，一個手榴彈飛過來，師建章趕緊把門關上，手榴彈就在門上炸開了。突擊隊員衝進砲樓的時候，滿屋子盡是硝煙，塵土，誰也看

不見誰，他們苦於沒法找到樓口。樓上一串子彈打來了，正好子彈給突擊隊照了個明，師建章朝上打了一槍，喊「繳槍不殺」，便搶先上去了。心想一挺機槍馬上就要到手的，可是三層樓的火力太猛，師建章只好順手撿了五枝步槍，四十三排子彈和三架手槍。師建章想的那挺「機槍」，原來就是這裏面的一架「二十發」。當他從砲樓出來的時候，混身上下烏黑，像個剛出煤窯的工人。

### （三）偽三旅旅部的毀滅

消滅偽三旅旅部的主攻部隊，是B團馬振岐的第六連，他把一個排在左翼掩護砲兵，兩個排從右翼進行攻擊。「偽軍同胞們，繳槍吧，繳槍不殺，等援兵是等不到的。」一陣喊話過後，裏面沒有答話。這時團政委和參謀長便叫砲兵用砲轟，敵人還是不投降。工兵班長田坤山說：「我去看看吧」，他和范順兩個人，隨着七班通過他們挖的三個牆窟窿，接近砲樓的西側，還攔着一堵圍牆，他兩都用炸藥炸開一個缺口，砲樓就完全暴露在眼前了。可是上面的手榴彈打得太密，七班副李克得除了把帶來的十顆手榴彈打完，又一次往上擡了二十多顆，像整訓的時候一樣，都是五十多米達遠，打得準準的。工兵便趁着這個機會接近砲樓，這次用的炸藥是十五公斤。霎那間砲樓炸開了一個大窟窿。工兵班長田坤山還不放心，抱着二十一公斤炸藥又上去了。冷不防打洞口站着三個持槍的

偽軍正打個照面。大概是給炸藥震楞了吧，三個人嘴裏亂喊：「又來了，又來了，」却沒有開槍。田坤山隨手便把炸藥撩在他們跟前，當他才返回掩蔽地，只聽得轟隆一聲，偽旅部的砲樓整個炸塌了。炸藥掀起的黑烟和塵土，是天然的烟幕彈，馬振岐連的戰士們衝上去了，十幾分鐘功夫便把偽旅部全部佔領。

#### （四）戰爭中的曲溝街頭

常戰鬥正在偽旅部和團部進行的時候，通訊兵已經從指揮所駐村向曲溝集架設電綫了。記者隨司令部作戰參謀走進曲溝時，子彈不斷的在頭上嗖嗖的飛過。這時西門裏已擠滿了民兵和抬担架的自衛隊，正在忙碌地工作着。在東西和南北兩條大街的牆壁上，到處貼着我們的傳單和解放區的地圖，A團參謀長指點着我們站的房子說，偽團部的砲樓就在這後面。這時在一陣激烈的手榴彈爆炸後，胡勝才的砲響起來了。可惜第一顆砲彈鑽進牆裏沒有爆炸，露着兩寸長的小尾巴，第二顆從砲樓上層的窗戶旁邊穿裂了半尺深的一個窟窿，第三砲把這個窟窿打透了，第四砲從窟窿裏穿進去，在砲樓裏爆炸了。「好啊——」步兵們鼓着掌喝彩，胡勝才又接連從那裏打進了四五個砲彈，三連的步兵便隨着最後一顆砲彈的響聲，衝進了砲樓。戰鬥就這樣結束了。就在這時，東北面的南北

流寺來了敵人的援兵，部隊還沒有來得及休息，又趕上去了。雖然兩黑夜沒有睡覺，今天又連着打了五個鐘頭仗，部隊却顯不出半點疲勞的樣子。

# 解放觀台

楊明

解放大礦區觀台鎮的時候，我們繳獲了發電廠、材料廠、麵粉廠各一座，各種倉庫數座，從敵人手裏奪回了大批的財物。

日寇和漢奸八年來用盡心思，把觀台鎮裝備成一座大堡壘。在鎮子南方和西方高地，修了一道包括大小碉堡十多個的弧形堡壘線，每個小碉堡都有兩三道鐵絲網，大碉堡有兩三層電網，周圍是單人掩體、封鎖壕、交通溝、地下射擊孔，以及在無法抵抗的情況下逃往村子碉堡去的地道。大砲樓頂上還裝置了探照燈，周圍敷設了電雷。但敵人十分了解八路軍的戰鬥意志，並不滿足上述的裝備，又在一切重要機關所在區的東、西、南三面圍了一道電網，在鎮子的要道口、轉角處、礦井周圍、兵營附近建築了無數大小堡壘，這些堡壘張大着無數射擊孔的眼睛環視着周圍。

日本人和偽一路軍匆匆地溜走後，把一大堆贓物和保護贓物的堡壘留給偽礦警隊和警察局。偽礦警隊長張維江，這隻油滑而又貪婪的狗，當我們最初通牒勸他投降時，他

對送通牒的人說：「你看，八路軍真關心我，這可得多謝！」但就在同一天，我們查獲住偽警察所長韓振明向安陽求救的信，這封信才把那些畜牲的真實面目暴露出來。

八路軍並沒有被張維江的假面具所欺騙，過了兩天就準備好了一個殲滅性的進攻，向觀台前進了。出發前三個鐘頭，我們收到張維江最後一封信，他用一種恐嚇的口氣說：「你們來吧，我們有機關槍大砲電雷電網，還有毒辣的武器對付你們！」許多同志聽到都笑了，顯然是笑他吹牛吹的不是時候。一個同志把那封信裝在口袋裏，認真地說：「我們一定要捉到張維江這隻狗，並把這封信還給他。」

張維江的援兵到了嗎？沒有，因為張維江哀求援兵的那些地方，也正需要援兵。在我進攻之前，我們雖看到敵人忙於在增修電網，却沒有一個人把他放在心上，因為我們英勇的工兵有足夠的大剪刀對付這些東西，再有兩道電網也拯救不了他們的狗命。

八路軍的戰鬥意志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的戰士很了解；在這次觀台戰鬥中，偽礦警隊在這方面體會得十分深刻了。

戰鬥開始於九月九日夜間十四時。指揮部的意圖是先解決鎮西和西南高地上的砲樓，奪取制高點，壓迫敵人投降。除去會團和劉團一部份外，峯峯我軍也參與了這個勝利的戰鬥。出發之前，曾團一連指導員和二班長王憲武進行個別動員時，王說：「你不動員我也要去！」他的脚在前天襲擊觀台時碰破生了瘡，走路困難，但一提打觀台，這困

難就解決了。還有五班代理班長楊全貴。腦子有病，五班長吳明亮，四班戰士牛來明，都是瘡疾剛止住，當他們頑強的追殺敵人時，完全忘記自己原是個病人。一連三十多個瘡號和病號，除去三個重病號以外，都上了戰場。我在××村時還看見他們走路拄着棍子，出操坐在一傍休息，打仗時却好像換了另一個人，一個比頑強的敵人還要頑強的人。

偽礦警隊長張維江絕想不到他的阿Q式的恐嚇信才發出三個鐘頭，被恐嚇的八路軍就來了。敵人用探照燈發現他的對手時，他的對手們已經駕臨砲堡外壕的邊沿，於是戰鬥開始。

敵人頑固而又慌亂，從那些連續飛向我們頭頂高空去的子彈聲可以這樣判斷。從一號到十九號的大砲樓都被火網罩起來，我們的機槍射手用單發和斷續射擊。向敵人表示他的戰鬥意志。工兵爆炸手也不示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知道應當做甚麼。天剛要拂曉，會團一連突擊隊接連攻下一、二兩號小砲樓，跟着就突擊三號大砲樓。我們的戰士被勝利所鼓舞，越打越有勁，而敵人却已經打算如何逃脫了。起初敵人喊叫「衝呀！衝呀！」以後却用白手巾打起暗號來。我們的一班長郭自忠是個「老八路」，他對夥伴們說：「敵人想逃跑！前進！」一個班像一個人似的衝上去，二十多個敵人只好放下他們的武器。其他砲樓上的敵人有的從地道、有的從穀地裏逃往村子去，那情形正如一個戰士形容的：「跑的好像一羣羊」。

這時我們一片喊殺聲，短促的駁壳槍聲，砲手們發射出追擊敵人的砲彈，一連副黨清連率領着他的夥伴們，跟在敵人屁股後面追去了。

敵人顯然對於鎮子裏的碉堡工事還有幻想，但追兵使他們來不及推開碉堡的門。敵人跑到西門，追兵打到西門；敵人跑到「警務系」（偽礦警隊隊部駐在地），追兵打到「警務系」；敵人剛想佔領「警務系」門前的砲樓，追兵已經出現在大操場上；敵人以為追兵不會到的這樣快，喊道：「喂，咱們是自己人，你們趕快佔領西邊砲樓！」話剛完，「自己人」就送來一陣機槍子彈，敵人顧不得甚麼砲樓，扯頭就跑。有些敵人試探着鑽進轉角處的碉堡裏抵抗一下，但又怕被包圍了跑不脫，就只好出來再跑，以後這些碉堡就成為敵人的危險地帶，連一眼也不敢望它。以後我們西面的追兵和南面的追兵把敵人夾擊在麵粉廠附近。戰鬥就解決了——張維江率領二十多個敵人落荒而逃，大部份敵人做了我們的俘虜。

觀台解放以後，許多知識份子對於八路軍的戰鬥力表示驚奇，他們不明白八路軍的戰士為甚麼那樣勇敢。在這裏，我們一連的代理五班長楊全貴同志答覆了他們這個問題：「我家原來也是能過活的，敵人到了以後，生活就沒法了。爹娘都病死，小兄弟餓跑了，我和哥哥給人家當小工過活。前年我到水冶當小工，敵人把我腰裏的錢搶了去，還打了我一巴掌，說我不是良民。當小工也沒法，我和哥哥就參加了八路軍，我知道不打走敵人，是沒法過活的。」

# 光復鶴壁集

展潮、胡人

## ——記安陽戰役最後一個戰鬥——

### 決心絕不動搖

鶴壁偽中隊長吳興年，七月二日的報告上寫着：「曲溝水冶俱被攻陷，應善亦被圍，似有南進模樣，情況嚴重。」於是乎日本礦警隊撤走了，造槍機器搬走了，姨太太送到城裏去了，北寨門也屯起來了，一見西面來人便抓。

四日黑夜，我們部隊才到離鶴壁五里的一個村，敵人就發覺了，用密集的火力封鎖西面的大石橋，戰鬥的突然性是完全喪失了。在這種情況下，指揮員的決心有着頭等重要的意義，×團長分析能情況，下命令叫一部隊繼續向前運動，待命攻擊。一切都按預定計劃準備停當之後，團政委撥撥他的手錶，還差一刻鐘才到十二點。

等着等着，一刻鐘過去了，已是十二點過五分，東面還沒有動靜，爲了不錯過時機，團指揮所便下令開始攻擊。

果敢敏捷機動打響了頭一砲

果敢、敏捷、機動，是贏得戰鬥勝利幾個重要的戰術原則。一連長郭新近聽到攻擊號一響，便帶領着部隊迅速越過危險地段，到了西寨門的左側，這裏敵人的槍和手榴彈都夠不着，他們三兩步便上了寨牆。

按照原來規定，一連打開西門直搗二道門，迅速向大廟方向發展。可是七連却被阻在北門外，西北碉堡的存在對我們牽制太大。×團長毫不保守地修正自己的計劃，讓二連堅決攻取西北角這個碉堡。

一連三排的勇士們大顯身手，排長薛理明和蔣連義接到命令，馬上把部隊展開，衝上去，貼在碉堡根前，敵人的火力完全失掉了效用。一看清楚碉堡還在二道寨牆上，架設組李善忠、田衛生和李青孩馬上把梯子接上來，貼牆根架好，四班戰士和清典頭一個快步上去。當他正想照班長的指示順槍眼塞手榴彈的時候，他看見裏面點着盞燈，明幌幌的，只有一個僞軍守着一挺機關槍，炸毀了可惜，便持槍衝進碉堡。那個僞軍作夢也沒想到八路軍這樣快上來，把機槍交給和清典說：「趕緊打，我來上藥。」可是和清典怎麼會聽他的指示？端起機槍便往出走，當僞軍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已經成了我們的俘虜。

### 新戰士的戰績

二連六班長侯天發的經驗是：「只要幹部領頭幹，沒有那個戰士不敢幹的」。該班

除了他和副班長外，全是新戰士，可是這回却打了個漂亮仗。

戰士們聽到一連不到十分鐘繳獲一挺「美克辛」機槍，捉了俘虜的勝利消息，心裏癢癢的，想：「人家能這樣，爲啥咱不能？」侯天發抓住戰士們共同的要求，帶領他們掏窟窿前進。當他們把梯子架在第二道西門南側的碉堡上，副班長楊米旺搶先上去了，新戰士王金發、李富春和十七歲的張福有也隨着上去。可是碉堡太高怎辦？新戰士並沒有爲這件事難倒，用手把我們砲手剛才打開的一個小窟窿掏寬，鑽進去。偽軍當時正忙着招架正面進攻的六連，神不知鬼不覺屁股後面却來了八路軍，一嘩啦——一聲便潰散了。

我們控制住這個碉堡，便可以放心地向大街偽營部的方向大步前進了。

### 激烈的巷戰

戰鬥越來越激烈，戰鬥的花樣也越來越多。

A 團從東門北門攻進寨牆，圍網看見二百多人扛着輕重機槍從大門裏湧出來，問他那部份，說是三大隊。班副陳玉清看見那二百多人不是往裏進却是向出走，知道是偽軍，喊了一聲「打」，敵人的機槍却先掃了過來，我們犧牲掛彩了四個同志。陳玉清火了，說「堅決打到底」，他和戰士呂喜，兩個人拿起手榴彈照準偽軍便打，把二百多偽軍嚇得只好重新縮進大門裏。

太陽上來的時候，還有三個砲樓沒有解決，胡勝才帶着他的砲手上來，一轟隆——四砲，把東門的砲樓打了個大窟窿，緊接着四五砲，把偽軍的砲樓炸開了花，偽參謀長眼

大本昏了過去。胡勝才領着三個人衝鋒，一共繳了七枝步槍。二連排長王奉來也衝上來，大聲喊叫：「繳槍不殺呀！——一個偽軍班長答話了，他問王奉來那裏人，王奉來說：『是武安某某村的。』他說：『咱們是老鄉呀，我家離你家只有八里地。』王奉來說：『老鄉就要幫助繳槍呀。』——別管啦，槍都是咱們的，繳，繳，繳。——王奉來左手剛接過槍，右手邊又送來了，他一個人就掛了三挺機槍，掛了一身步槍，手槍從褲腰帶上掉在磚廳裏，他也顧不得掏了。

### 工兵砲兵逞威風

當北寨門沒法打開的時候，X團長便帶着一門砲往那裏去。在砲堡直把公尺遠的地方安好了砲座，團長便下令打平射。第一砲便塞進了砲樓裏，炸開了。只聽得裏頭亂嚷嚷的說是一「鋼砲」，團長趁勢叫十個砲班快上，再打三砲，偽軍慌忙逃到別的砲堡裏去。我們拿下了北寨門，接着兩門砲在西街和大廟旁架設起來，交替着轟擊偽軍部的砲樓，這裏離敵人太近了，砲彈的碎片常飛回自己的陣地來。敵人始終沒有發覺我們的砲位，X團長又帶着那門「鋼砲」，到一座高樓上去，砲是用偽軍的破被棉大氈墊着的，在三層樓上居高臨下打曲射，這還是一個新創造。在射手馮金寬、林立才的精確計算之下，頭一砲稍近了一米達，從第二砲起，砲砲命中，第五砲恰好落在偽營部的砲樓正當中，把樓頂掀掉了。

偽團長楊震蘭和的副官馬弁等百把人最後全退到東西大街的大砲樓上，這裏配備着

重機槍、輕機槍，準備頑強抵抗。「敵人不投降，就要消滅它」，最後這場聚殲，非工兵參加不可。可惜我們出色的爆炸手三班長田坤山同志，一點鐘前掛彩犧牲了！作業組長趙遵秀，抱着十五公斤炸藥，待排副張秀雄使兩小包黃色炸藥爆炸後，便趁着煙氣兩個箭步越過大街，把炸藥塞到碉堡右側的窟窿裏，趙遵秀還沒等掩蔽好，砲樓給炸平了。當街冒着一股三四丈高的蒼黃烟頭，慢慢的散開，三十多個偽軍全埋葬在那座破碎的鴉堡裏。從中央軍過來不久的王參謀說：「除了共產黨八路軍，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工兵作業！」

「又打了一個滿貫」

正搜集資財，想不到東街路南的砲樓裏還藏着一連偽軍，二三連馬上派了幾個班上去，「繳槍不殺」，「你要打死一個八路軍，十個偽軍也賠不起。」偽軍還放心不下，要求我們請反正的孫秀淨連長來跟他們搭話，A團崔政委嚴肅的說：「繳槍吧，還等個啥？你們團長參謀長全被俘了，莫非還等到用砲打炸藥轟不行？！」這時孫連長也上來了。「不行啦，繳槍吧！」一個俘虜從砲樓裏下來，我問他「怎麼好久聽不見你們打槍呢？」他說「早就嚇得打抖擻了。」

31  
不大一會，東街的場子上坐滿了一片人，點點數，一共四百二十多個俘虜，從偽團長參謀長營長連長……，斃傷百把，共五百五十多，再加上反正過來九十個人，把統治鶴壁多年的偽第六方面軍（即投敵的國民黨新五軍孫殿英部）二團一網打盡。軍需員賂

略清查了一下，一共繳獲重機槍四挺、輕機槍三十八挺、步槍……。

A 圖崔政委笑着對我們說：「又打了一個滿貫。」

## 「邪法」

戴光

### ——道清路南戰役回憶片斷

一

我軍在道清路南橫掃敵僞，曾創造了光輝的戰果和模範戰例。在我們自己看起來，並不覺得過於希奇，僅是過去許多次有過的另一次而已。但是新解放區的羣衆，於興奮鼓舞之餘，却終是想不通這個道理。在他們興奮的心情中，成了一個笑謎。下面是路南程封附近一個老先生與我們政治委員的對話：

二

「老先生，聽說勝利消息沒有？」

「聽說啦！聽說啦！簡直太好了！……」

「這幾天以來，咱們俘虜了五六百皇協軍，繳步槍五六百枝，機槍十挺，還有……」

「都知道！都知道！不過你說的是瞞了數的，有的東西不給俺老百姓說！」

「就是這樣，八路軍向來不哄人。」

「哄不哄吧，別的我都信，對老百姓的好也說不完，總之是待民如子，恩比再生，

……不過你打仗的巧法，是不會給老百姓說真事的。」

老先生不好意思似的輕微笑了一笑。

「老先生你說到底有什麼事？」

「什麼事？程封的寨牆二丈多高，上面還堆的滾木雷石，寨溝六七尺寬，七八尺深

，你們是怎麼過去的？」

「我們是搭梯子上去的。」很輕快的回答。

「人家叫您搭？」老漢皺了皺眉頭往下追問。

「不叫搭咱們用火力掩護，機關槍一打，手榴彈就上了寨牆，那個不怕死的能檔住呢？就憑他那兩碗罐飯。」（各偽軍住村，都是向老百姓派飯，由老太太或小孩提罐子每天去送，當地羣衆都叫罐飯。）政委的話表示對偽軍的諷刺及對老漢開玩笑的口吻。

「人家在寨上也有機關槍、手榴彈，就打不住你們嗎？況且人家是在上面，您們是在下面，怎麼也是不易上去的。」老漢的話帶有質問的口氣臉上比較嚴肅起來。

「老先生！你知道嗎？咱們的戰士都是勇敢的呀！他們知道爲民除害，縱然犧牲也

是光榮的事情。」「政委的態度帶些堅決而驕傲的樣子。

「勇敢光榮，難道就不死了嗎？死了不是還是上不去！」老漢好像不了解「勇敢」和「光榮」是什麼意思，也許他從沒有想到過有這樣的軍隊。

「寧郭、小東……等都是這樣打開的，再沒有別的方法，咱們也沒多少大砲。」  
「不對！不對！」老漢哈哈的笑起來了，繼續又說：「你們還有邪法咧！」老漢的話帶着世故和很自信的神氣。

「邪法，你以為八路軍裏邊還有迷信嗎？」

「八路軍政治好，待民好，不叫老百姓迷信。要是打仗不用邪法就不行！過去中央軍的傢伙那一樣不比你們得勁，都抵不住日本，甚至連個土匪都打不了，你們這些勝仗，好像沒費勁一樣就把敵人解決了，還講什麼咧！」

「是的！是的！老先生，我們先不講這個，不過，八路軍已經到這來了，在一塊久了，你先生總會知道的，往後看吧，你先生問的很好。」

「哈哈！……笑話，官長，老百姓不知道啥，對勁了好多談兩句，哈哈！……」  
「老漢好像沒有得到完滿的解答，仍以興奮的精神想着邪法，發出恭維似的笑聲。」

在我們佈置一個攻堅戰鬥時，確是要絞盡腦汁，左思右想也並無萬全的辦法，當然會產生一些頭腦的觀念。在我們戰鬥以後檢討回憶的時候，也感覺當時有不少的危險，敵人的各種子彈和炸彈是有充分的可能和自己遭遇的。這時的心情和上面老漢的話有同樣的感覺和謎。但是在我們定下決心時，却毫無猶豫的表現；在我們接受任務後以及接近敵人或向敵衝鋒時，我們的血就沸騰了，精神緊張到萬分，只想着向敵人前進，消滅敵人，繳敵人的槍。敵人的各種武器在我們面前已失掉作用，我們的同志都是這樣的。這是因為對敵人有無限仇恨，對民族對階級對黨有無限忠誠的原故。八路軍的一邪法——就是他高度的政治覺悟表現在戰爭中的英勇果敢和頑強性。沒有同樣政治覺悟和感覺的人，是不容易了解這個問題的。我們曾經創造了一些奇蹟，羣衆也造出了不少的神話，我一聽到時，就驕傲的這樣想着，自己不覺的現出一陣快意的微笑。

一九四五、四、三。

雪夜

# 華北新華書店

## 為徵求圖書及建立交換關係啓事

敬啓者：我們因設備不週，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爲此，謹向各兄弟區報社、書店、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徵求各種書報雜誌。如蒙惠贈，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等量奉酬；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0.30

